

风里的歌声

〔陈启辉

你在丛林间的深谷上掠过
你披着星涉着水追一个方向
然后 你会停吗
停下来啜一口绿绿的早茶
理一理头发 整一整衣裳

伸出双手来抱住自己
还能拥住什么呢
你来不及听见我内心崩塌的声响
可不可以
穿透我坚硬的壳 看到我的渴望
可不可以
褪下所有的执拗 让我贴近你的飞翔

在心底最低最湿的地方
写满你的名字
体内 有晚潮的澎湃
在我兵荒马乱的心里
我多么想，将你小心翼翼地珍藏
你或许是雪中那朵独放的花
将过往在另一种呼吸之中深深埋葬

你像是风里的歌声
裹挟着所有的明媚和忧伤远扬
纵然是沙漏中的黄沙
你可否驻足一刻
容我写一句 就一句
爱 可不可以成为生命的终场

有多少沉重！

我的心思

〔陈辉

当我放纵自己的时刻
当我内疚到最痛苦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你的花冠
给了我多少优雅
给了我多少慰藉
又给了我多少灵魂的启迪
当我头顶炙热的七月
祈求一把遮阳伞为我消退酷暑
当我满身伤痕
从冬的长廊里走出来
你可曾想过我的心为此挣扎了多久
当我从花瓣绽放的温暖与幽香中
底气十足地走向舞台的时候
你可知道
我的心思有多少沉重与醒悟
我的心思
又有多少次为了衣帽的颜色发愁
我的灵魂终结了
终结了始终都是
为了你的扬眉吐气

我想知道
我的一生一世有多少故事
又有多少情节
可以描绘我的经历和挣扎
又有多少画面
可以描绘我的善良与纠结
这些经历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只有我的季节到来的时候
我最在乎的是应该花开的没有花开
我最在乎的是那么美丽的却没有美丽
我最在乎的是你为什么
没有从飘逸的彩霞中飞来看望我
没有在黑云压城的时候给我带来光芒
因此因此因此
我的腿经历了多少次艰难险阻
迈步得多么沉重
是你让我的心胸变得更加宽阔与浩瀚
我的一生一世
又有多少辉煌和委屈和花开花落
我又能向谁说？

花开的时候你来为我装饰吧
我期待花开的季节是多么的永久
永久

澧 兰

黄昏时分，天边的云彩被夏日炙烤成不同形状的食物，仿佛只需要举着手机，调整好焦距就能轻易获取。可我的腹内依旧饱胀，异乡的味道试图安抚我莫名的失落情绪。我选择避开拍照的人群，以免影响他们对美的食欲。

门牌石，侧卧在低矮的灌木丛中，笔走龙蛇的篆刻，将休闲的主题大书特书。文化广场与农田仅仅隔着一条小路，在形制繁复的篆书碑刻下，度过了一个学期也就过去了。在追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脚印，一种温暖而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并很快减轻了我身处陌生环境的不安之感。

一时之间，我仿佛有一种回到了校园的错觉。脑海中浮现着关于学院的历史沿革。扬州大学农学院是我国最早创立的农科院系之一，其源头可追溯到1902年由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的私立通海农学堂。在校期间，除了教室、实验室和试验田外，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以祖师爷名字命名的张謇花园。我依稀记得无数个清晨，我独自一人在他的雕塑旁边用朗诵的方式练习普通话；很多个期末坐在木椅上背诵复习内容；以及与众多师友的一次次合影留念的场景。

人需得生与养而后能教，人亦须教也而后知所以生养。是故兴学为要。而兴学适宜之单极、初等为先，小学有分年毕业之人，而后可设与高等小学及中学相当之农学专科矣。1909年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七届说略中如是说。他强调了读书育人、读书自治、读书兴垦、读书兴厂，为办垦牧校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硕士毕业后，我应聘到江心沙农场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普通职工，继续从事着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我不禁问自己，这许多次擦肩而过的偶然相遇，算不算得上在冥冥之中回应了祖师爷他老人家的办校初衷？

我所在的江心沙，原是长江流经江苏南通所形成的沙洲群，又被称作“老鼠沙”，于1984年露出水面。1960年在党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号召下，一万两千余名民工进入沙岛围堤，共同围垦这片长江江心的沙洲群。前辈们克服交通和后勤等诸多因素带来的困难，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凿出一汪“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农垦精神之源。这段历史，与展览板上的“张謇 垦荒耕种”等故事遥相呼应。

今日的江心沙农场，已于2018年4月完成公司化改制，是一家集现代农业、加工业、制造业、服务业为一体的中型省属国有农业企业。现有职工居民6000多人，常住总人口近万人，驻场二三产企业30多家。经过50



荷塘仙子 汤青 摄

满宅上蝉声

□方华

一幅多么温馨的乡村图。若是跋涉山野，在林深之处偶遇一位昂首听蝉的老者，又是何等的古朴诗情，意境悠然。

也有觉蝉声聒噪的乡人。或是正在心烦，或是扰了他的好梦。于是就地拣一石子，朝树梢上的密丛中扔去，就听见叫阗然而止，间或有一两声拖长了的嘶鸣没入阳光之中，渺无踪影地栖落它枝。而远方的蝉音依然，像一场声音的接力，没等那烦躁的乡人转过身来，头顶又是歌声猝起。

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在夏走秋至的原野之上，还有什么生灵，比蝉更能得上乡村歌者之誉称？又有什么样的吟唱，能比此刻这只蝉鸣更能带给我浓浓的乡音？

树叶经夏暗，蝉声今夕闻。已惊为客意，更值夕阳蘸。坐在窗前，想起朱熹的《宿寺闻蝉作》，深觉此时的心境与古人合。一声蝉鸣里，有多少思乡之情？

二

独坐青藤攀缠的窗边，一杯清茶，一缕清风，听蝉声悦耳，不亦乐乎？想起唐代姚合《闲居》中的“过门无马迹，满宅上蝉声”，不免心中宛然。

翻阅唐诗资料，知蝉之记载最早见之《诗经》。《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儒学祖师朱熹评注：蜩，螳，皆蝉也。如蝉鸣，如沸羹，皆乱人意。对蝉之鸣唱，很少有人觉之聒噪，除非它叨扰了好梦。

庚寅年五月，台湾一代佛学宗师星云大师书法展在北京举行，为示尊敬与祝贺，齐白石再传弟子景浩以一幅水墨“五德之君”——蝉——送赠。蝉之五德之誉，出自晋人陆云《寒蝉赋》：夫头上有綬，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食，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

——

正是初秋时节，坐在屋内，忽然听到疏密的枝叶间蝉声高亢入耳，如闻天籁。想这小蝉，如何飞过千山万水，穿越这钢筋水泥的森林，落在我的窗前？蝉鸣声中，不免使我这久居城市之人想起山野，想起童年。

如果是在乡村，此刻该是蝉声一片，随热烈的阳光洒落一地吧？我似乎看到我那晒得黝黑的童年，依然手提竹竿、网罩，在村中的树干上攀爬，在茂密的山林里寻觅。

蝉声里的村庄是安谧的。特别是正午，农人们在竹床甚至是放倒的门板上安憩，农具歇在墙角，鸡狗牛羊躲在树荫下。只有不安分的童年，把蝉——以贯之的合唱提出变调来。

诗经《豳风·七月》里有句：四月秀葇，五月鸣蜩。蜩即蝉也。蝉鸣不但标志着一个火热日子的来临，也是农事的提醒。在我们这里的乡下，有了叫，栽早稻；知了飞，稻草堆的农谚。蝉声里，谷物生长、成熟，丰了粮仓，把收获的喜悦挂上农人的脸膛。

一时想起梁静茹的一首叫《宁夏》的老歌：“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已经有些遥远的歌声里，那涌上心头的乡情，有一些甜蜜，也有一丝伤感。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是梁朝王籍在《入若溪》中的名句。如果你没有在下乡下生活过，没有在炎炎的日子穿行过遮云避日的山林，你很难体会那种静与幽。蝉雨落下，鸟声空寂，繁华的大地一片安详。此时你若走过村庄，在屋前的浓荫下看见一位鼾声和着蝉鸣的汉子，那是

桑植白茶

□谷晓凤

—

出张家界市区，沿九曲蜿蜒的澧水河谷风光带一路向北，约五十公里，便进入张家界后花园——桑植。

桑植山川壮美，景色秀丽，相较于张家界如诗如画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有另一番旖旎风光。这里群山耸立，草木葳蕤，不仅有九天洞、峰峦溪、澧水第一湾等自然风景名胜，更有驰名中外的八大公山原始次森林。桑植盛产各种特产，以桑植白茶尤为著名。

茶分六种，白茶属其珍品，一代茶圣陆羽曾在《茶经》中云：“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中所指巴山峡川，便是当今重庆一带，而重庆之东，则与大湘西一脉相承，同属武陵山区。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桑植县，地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境内冬暖夏凉，四季分明，地貌差异性较大，气候变化垂直规律，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十分适合茶业生产。

山水张家界，桑植白茶香，凡到过张家界的旅游的客人，莫不对桑植白茶发出如此由衷的赞叹；如今每到农历三月草木萌发，每有游人留连忘返于桑植大地，且不论是在幽深河谷，还是在高山之巅，但凡只要有茶园处，往往就会有一两首高亢嘹亮的采茶调，自桑植青山绿水间遥遥传来：

哎——姐妹哟，一起采茶来
三月采茶茶叶新，白茶茶女托情深，茶树一根生到底，嫁郎难得一条心

二

久负盛名的白族三道茶，寓意着“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人生哲理。

民国初年，桑植学子邓东霖东下汉口求学，山高水长，路途遥远，花销很大，学费也贵。每次上学，其父邓云衢都用特制的草纸，包上些许精制的白茶，让其带在身上，当时的武汉人久慕桑植白茶名气，常主动上门与他交易。邓东霖昂贵的学费，多来自茶叶交易的弥补。

因为珍贵，桑植白茶不可或缺的流通物资。这产自武陵腹地峻秀山川的精灵，与出自桑植的特产桐油、五倍子一起，被一代又一代桑植人装进竹篓，搭乘顺水货船，在澧水船夫粗犷的号子声里，沿着九曲澧水下慈利，达津市，过洞庭，至汉口，换取长江中下游一带人见人爱的针头线脑、洋油洋布、以及各种奢侈的海产品。

三

桑植白茶于我以及我的家族，更蕴藏着难以割舍的意义。

1933年初春，桑植大地上战火纷飞。当时在工农红军第四军一师一团当副团长的我的太爷谷楚才，趁着年关，带着我当了红军保卫排长的爷爷谷志宇，秘密返回湖南桑植牛角乡福建坡保（现桑植芙蓉桥白族乡福建坡村）执行任务。任务完成时，正值农历早春二月，父子俩带着动员来的五十多个穷苦兄弟，返身前往鹤峰堰垭红军总部驻地，刚走到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金藏乡（现并入芙蓉桥白族乡）后山一片荒芜的茶园地时，突然与国民党石门保安团团长罗效之及其手下朱际凯（朱疤子）迎面相遇，一场惨烈的战斗随即在如血的残阳下轰然打响，其时敌强我弱，形势十分危急，我太爷和我爷爷立即占据一处地势险要的山垭口，凭着手中几支短枪和几把大刀，拼死掩护刚加入红军队伍的几十名穷苦兄弟，向身后荒芜的茶园奋力突围。几经搏杀，弹尽援绝，我太爷和我爷爷父子俩，连同新入伍还没来得及留下姓名的三位红军兄弟，倒在了桑鹤交界处那片荒凉的山垭口。

后来长大些，我从家族长辈人口中知晓，就在太爷和爷爷战死的那一刻，相距百里外正在家门口打理茶园的怀着父亲的奶奶，毫无征兆便猛然一阵头晕目眩，忽一口鲜血喷薄而出，染红了眼前碧绿的茶叶尖。奶奶就此昏厥过去，下半夜苏醒过来时，也随即传来了太爷和爷爷双双战死的惨烈消息。

太爷和爷爷二月战死，父亲六月出生，是遗腹子。为纪念逝去的亲人，奶奶特意给他取名忠孝。终其一生，奶奶和父亲都特别爱茶。

四

一杯桑植白茶，千年风花雪月。桑植白茶发展史，就是一部白族儿女波澜壮阔的迁徙史和征战史，以及桑植各民族儿女血脉相连、团结奋进的民族融合史。

如今，浓烈的硝烟早已散去，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桑植老区不断发展经济振兴乡村，着力开发桑植白茶，开启着新时代新的征程。

大道至简，这是一句哲言，传统的桑植白茶制作工艺，恰好遵循了这一自然法则。千百年来，桑植茶农凭借一双勤劳之手，自山岳洞川采来一茎一叶，不经杀青，不经捻揉，只是任其简单地萎凋烘干，便制成上好的白茶茶饼。饮用时便取出少许，冲入烧开的山泉水，色味俱全，香满四域。

勤劳勇敢的桑植人经反复实践，加入“晒青、晾青、摇青、提香、压饼”等新工艺，不断优化养叶、走水、增香等技术，对白茶工艺进行了融合创新。经此改进的茶产品，汤黄亮、味甘醇、孕花香、回味长、便携带、耐储藏。初泡时花香甜香交融，复泡时甜香花香起伏，新工艺，老茶味，白茶步入新境界。

前不久，我前往桑植龙潭坪镇溪口村参与澧溇茶厂的施工建设。溪口村地处桑鹤交界处，这里正是桑植着力打造的几大白茶生产基地之一，而离此不远，也正是当年我太爷和爷爷带领穷苦红军兄弟浴血拼杀、曾经荒芜，但现在又重焕生机的那片青葱茶园。工余之际，遥望山垭口那片郁郁苍苍的万亩茶园，我常常想，无数与我太爷和爷爷一样的革命先辈，都早已把满腔热血洒在了桑植这块土地上，如今，面对这片无数鲜血浇灌出来的勃勃生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循着先辈的足迹大步向前呢。